

# 在鄂温克插队的日子

岁月留痕

冬日泥火盆

作为知青,我永远也忘不了当年与黑龙江鄂温克族兄弟姐妹们在一起生活的往事,尤其是狩猎的日子。

1970年初,我们全班同学奔赴内蒙古、黑龙江两省“上山下乡”,成了当地第二批“知青”。当时,黑龙江省组建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和同学都志松因身体原因,没有去北大荒,而被分配到讷河市插队。



讷河是鄂温克族人的聚居地,“鄂温克”是民族自称,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我插队的第一年住在老家乡,房东大叔名叫乌力罕。每当生产队里“挂锄”(农闲)时,他就带我去“蹲碱场”——实际上就是狩猎。我们在山坡上挖个坑,然后将杨木墩子劈成样子,中间夹进食盐,埋入坑中——盐借杨木的水分向地面蒸发,形成碱地。山上有一种名为“犴达罕”(犴鹿)的猎物就喜欢舔碱土,所以我们潜伏在碱场附近,等待其上钩。每次,都能满载而归。

狩猎过程虽然有些惊险,却也颇为有趣。有几次狩猎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乌力罕大叔带我去捕“猓猓孙”。这种猎物四肢细长,身段奇短,上树跳逃像猫一样敏捷,非常不好捕。我们在山林里转了两个多小时,才发现“猓猓孙”的踪迹。我们的那只大黄

狗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向猎物。“猓猓孙”见危险来临,嗖地蹿上了身边的一棵大树,惊恐地躲在枝叶间。猎狗围着树一个劲地狂吠,“猓猓孙”上蹿下跳,就是不肯下树。这时,乌力罕大叔赶到了,只见他举起长枪,“呼”地一枪便将蜷缩在树上的“猓猓孙”射下。

“犴达罕”昼伏夜行,擅于奔跑,所以得夜间出猎。一天,队长马克辛大哥接到族人的报告,说山南的沼泽地里有“犴达罕”出没。晚上,马克辛带着我坐着桦皮船去沼泽地。桦皮船以柳木条做骨架,白桦树皮为船壳,涂松脂黏合而成,船体轻盈,滑驶灵敏快速。

不到30分钟,我们便来到了沼泽地。沼泽地里水草丰茂,是“犴达罕”最爱光顾之地。我们选一处水草茂密之地悄悄潜伏下来。夜半时分,只见几只体形与马相仿的庞然大物从远处走来,呼噜噜地潜入水下。隔不多时,

便将鼻孔伸出水面换气。我撑着桦皮船,悄悄逼近一只最大的“犴达罕”。马克辛则稳稳蹲在船头,二目炯炯地举着猎枪。当这只“犴达罕”再次露头换气时,马克辛瞄准它的脑袋就是一枪——“呼”!枪声过后,只见水浪翻滚,“犴达罕”在水中挣扎了一下,随即轰得像一堵墙似地倒在水中,压起的水浪溅了我们一身……

猎物到手,接下来便是美美地享用了。每每猎物运回村,鄂温克人就举行盛大的“篝火晚会”。男女老幼围着篝火,一边烤着猎物,一边跳起“阿罕拜”“爱达哈喜楞舞”“哲辉冷舞”等民族舞蹈。

插队的三年中,我和当地的鄂温克族兄弟姐妹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返城时,乡亲们送我的土特产足足装了一马车。多年来,我一直和我的那些鄂温克族乡亲们保持着联系,因为我知道,这种在特殊年代结下的特殊情缘,是像锚链一样永远无法隔断的!

[辽宁·鞍山] 钱国宏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冬天,北方农村大多靠烧土炕、烧柴草取暖。但进入“三九天”以后,北方的气温骤降、寒冷无比,仅靠烧土炕已经不能满足取暖的需求,勤劳智慧的北方农民便制作泥火盆辅助取暖。

我小的时候,每年的冬天,父亲都要精心制作一个泥火盆儿。有了泥火盆儿,我们家的冬天就过得舒坦温暖多了。

父亲忙完活后,总喜欢在你火盆旁烤手,驱赶寒气。我也会学着父亲的样子,让自己的小手暖和起来。

白日里,母亲会盘腿坐在泥火盆儿旁边纳鞋底。为了防止我给地“捣乱”,母亲去灶间拿来几个土豆,用小铁铲扒开泥火盆儿里的火灰,露出了红彤彤的火炭儿,然后把圆溜溜的土豆埋进去。

在等待土豆烧熟的间隙,母亲又会抓一小把黄豆粒儿或苞米粒儿,撒在泥火盆儿的沿儿上。只一会儿工夫,黄豆粒儿或苞米粒儿就嗤嗤地窜出一股儿白气,接着一缕儿奇异的香味便弥漫满屋。

母亲用火铲把烤得焦黄的黄豆粒儿或苞米粒儿扒拉出来,用手帕擦干净后递给我吃。好香啊!我吃得甜嘴麻舌的。等我吃完了烤黄豆粒儿或苞米粒儿,泥火盆里的土豆也烤熟了,母亲把它们一个一个扒出来,吹掉外层的草灰,再撕掉烤焦的外皮,掰开来,一股儿馨香沁入心脾。

我一口气把它们消灭得干干净净,然后摸着鼓鼓的暖呼呼的小肚皮,惬意地躺倒在土炕上呼呼地进入梦乡。

[黑龙江·哈尔滨] 佟雨航

## 征集启事

本版长期征集家中老物件(如家具、家电、书信等)与老照片,邀您用影像定格记忆,用文字温暖回忆。老物件可拍高清多角度照,附600字以上的故事(讲由来、温情瞬间等);老照片需清晰电子版,配故事(忆何时何地何人、故事与感悟)。作品原创真实,确保版权。

请将老物件(图片+文字)、老照片(图片+故事)发至邮箱:nhlnrb@163.com,邮件主题注明“征集类型+姓名”。让我们串起时光珍珠,珍藏岁月深情档案。

## 黄金团

樊希安 著  
连载之259

接下来进行军民共建、军地共建、军民共建就顺畅得多了。在阎芳州和申力明策划下,连队、三山岛村、浙江小分队建立了共建机制。设立了共建领导小组,推举三山岛村施老支书担任组长,统管这件事。施老支书是老革命,在当地很有威信,让他出面召集和组织实施检查,一是因他德高望重,二是避免连队去指导人家企业的嫌疑,树立平等地位。当然,组织原则、实施方案等主要由连队拿。浙江小分队积极性也很高,范兰亭亲自参加领导小组,具体事宜由范兰枝负责,使各项共建活动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共建活动以“活动”为载体,以文娱活动为纽带,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为重,以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为目标,以实际效果来检验共建活动的成效。

施老支书对当共建领导小组组长很有积极性,他有几十年党龄,又是支前模范,家谱上记载是施琅的后裔,很有号召力和组织能力。他知道浙江小分队和村民们有些矛盾,也知道浙江小分队和十一连浙江兵打架的事,这些矛盾通过共建可以得到解决,还可以增加团结,相互帮助,把“两个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新高度,何乐而不为?况且,他从过去管一个村,现在可通过连队、浙江小分队共建的事,管得更宽更多,两方都很尊重他,他也很荣耀。所以,抓起共建来很卖力气,三家因开会和组织活动,接触也

就多了,目标很一致,把三山岛金矿建设好,把三山岛建设得更富裕更文明。他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借助部队,提高三山岛村民的政治素质;借助浙江小分队,提升村民的文化素质,让三山岛在他带领下变得更富裕更文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过几年退休交班时,交出一个富裕文明的三山岛。这些年改革开放了,三山岛村通过抓渔业生产、多种经营,村民们富起来了,腰包也鼓起来了,成了这一带村镇的首富,他这个村支书,坐的车比掖县县委书记的车还高级,他坐小轿车,县委书记还坐“帆布篷”哩。但是,富起来后,不等于人们的思想觉悟就自然提高了,有的人炫富,有的人婚丧嫁娶铺张浪费,还有些人滋长了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为了金钱,可以不讲经商原则,不讲传统美德,甚至不愿意赡养

父母老人等。对此,施老支书心里有数,对这些现象很焦虑,也想着手解决。正好这时候,十一连领导提出军民、军地、军企共建,真是想睡觉就有人递过来一个枕头,他要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把三山岛的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到一个新层次,避免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失衡。假如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滑坡了,道德沦丧了,那也是悲剧呀!这也是自己不愿看到的呀!别的地方自己说了不算,管不了,但绝不能让三山岛村出现这种情况。那时“五四三活动”刚兴起不久,福建三明是全国的典型,施老支书想向三明学习,但自己力量不足呀,正好借助部队和浙江小分队的帮助。参加共建,当然要帮助别人,但更重要的是帮助自己村。 待续